

拓荒的話

「窗扇一另找尋」讀我

堯坤黃

核子動力、電腦程式以及太空科學的輝煌成就使得七十年代的物質文明登臨絕頂，但也是人類精神文明劇度萎縮的另一個時代。物質的進展不單無法滿足人類「慾」的擴張，反而把「靈」的培植重重壓抑下來。我們對舊有的處世觀念不屑但又拿不出一套新的人生哲學；我們想發展科學，却又無法擺脫科學的支配。終日徘徊於恐懼與貪求的十字路口，任潮流踐踏，不能得到心靈上的平衡和適應；甚或喪失本性，導至精神上的嚴重分裂。故對於人文科學的步調發展，未免顯得過慢，以至於許多人無法避免那股精神上的空虛之感。

當然，以上只是就一般趨勢立論，即使真正到了絕望關頭，還是有很多人不甘自暴自棄的，希望能在荆棘叢中劈出一條指導人生的康莊大道。未來雖然深不可測，但我們若人人自立自強，前途還是光明的。

「拓荒的話」本來是「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的方塊專欄，由拓荒者（呂秀蓮女士）執筆，去年整理出版，得八十餘篇。她在跋文中說：

「用『尋找另一扇窗』作為本書的芳名，

是出版人隱地先生的建議，我接受了；所謂『另一扇窗』也者，大而化之，不正意味着另一種命運或另一套觀念嗎？——去追尋別種命運或去覓索別種價值的，捨拓荒者而何？」

本書屬於報導文學中的方塊小品，篇幅短小精悍，針切時弊，包括各種觀念、習俗、制度和現象的總檢討及重新肯定。由於立心於正，導人善性，而內容與每一個人都戚戚相關，已引起讀者的共鳴。一般說來，報導文學要比純文學作品的影響來得快，來得直接。「尋找另一扇窗」所討論的範圍極廣，如生命、國魂、留學、服務、自由、自強、選舉、禮貌等，都是大事，但往往就給我們忽略掉了。現在就拿留級問題來稍作研究吧。

「其實校外的『留級』才多着呢，看那些失業的、失學的甚至失戀的人，境遇之慘敗，區區一次留級又算得了什麼？再重述一遍我的老話：『教育我們最深的，莫過於打擊。』你如今淺嚐跌倒的滋味，未來的日子便可以比別人站得更挺，走得更穩哩。」（留級的滋味）

作者從另一個立場來看這個問題，似乎十分輕鬆。不過這篇文章在高雄市所發生的迴響很大，可能跟該區風氣有關。但對於曾經滄海的人來說，雖曰亡羊補牢，畢竟橫遭白眼，那種滋味確也不是好受的。這關乎整個國家的教育決策問題，相信當有更多慧眼的人來注意此事。

現代的國民教育已相當發達，知識分子也相對增加起來，照理是該大有作為的。但由於我們受傳統的束縛太緊，而明清兩代文字獄的恐懼感纏繞尤深；故多數採取一種迴避的人生態度，諱言國是，甚至有些誤解老莊的，更沉淪於聲色追逐中，對於整個社會來說不是很可惜嗎？作者固有很大的感慨，而期望於讀者亦高。

「難道說『覆巢之下無完卵』這句話已經落伍到只配在國文課堂上露臉？今天我們處境

的惡劣，已經不是用昇平歌舞所能粉飾得了的，若仍一味地追逐生活溫飽、講究聲色之娛，或兢兢於鑽個人的功名利祿，我們以為如不是自私，便是愚蠢，那種鴛鴦式自我欺騙的愚蠢。即令是『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的翩翩君子，或者以『明哲保身，潔身自愛』自許的聰明人，我們仍然覺得有忝所生。」（哀知識分子）

抗戰的第七年（民國三十三年），呂秀蓮出生於臺灣省的桃園縣，未幾即勝利光復，沒有受日式教育影響，是道地的省籍作家。她在臺灣大學攻讀法律學系；其後赴美，得伊利諾大學比較法學碩士。故深受一九六〇年代洶湧澎湃的美國婦女平權運動所感染，著有「新女性主義」一書，希望也能喚起中國智識婦女的覺醒，立己立人。基於社會背景和歷史文化的異同，她始終採取一種溫和的姿態出現，同時更不會降低男性的社會地位來提昇自己，很容易為一般人所接受。徐佳士曾經批評她的「新女性主義」說：

「她沒有要求擦去文字裏面男性沙文主義的痕迹，她沒有要求她的同志做出叫內衣商人頭痛的事情，她沒有提起『解放』（不論是性解放或整個婦女地位的解放）的旗幟，她甚至沒有口號，她承認男女有別，也沒有人聽她用過『婦女權力』這個名詞。她的辣辛的語言也許可使人的血液流運加快，但是呂秀蓮畢竟是中國土地的產品，她固守中庸之道，是一位真正的修正主義者。」（寂靜中的號音·書評書目第十三期）

「尋找另一扇窗」的後半部亦以探討婦女問題為主，多數為隨筆小品，自成體系且不流於瑣碎。加以深入淺出，捨棄專門的理論術語，注重事實真相，適合一般水準的讀者欣賞，影響亦愈為深廣。不過作者看似冷靜，却不是一個積極的人，沒有摧枯拉朽的勇氣，很容易走入妥協一途，可能這就是中國人所謂婦德吧！茲以「結婚」一事為例。

「我始終以為結婚不該只是一種義務，因而我堅持『我們並不是非結婚不可』，雖然我

十分羨慕魚水恩愛的夫妻，因為只有他們才算享受到婚姻的樂趣。那麼，應該抱持怎樣的態度呢？徐志摩的話或許值得重新咀嚼：『在茫茫人海中，尋找一個靈魂的伴侶，得之，我幸；不得，我命。』」（留學生，拋綉球）

還是那些不了了之的宿命論調，沒有創發性的見地，對於一位學法律的智識分子來說，不是很可惜嗎？

我覺得現階段的婦女地位不僅毫不低下，反而很多已超越男性；由於醫學和藥物的發達，先天性的限制已減至最低限度，絕不影響婦女的獨立地位，只要有抱負，肯實幹，一定也大有作為的。目前有成就的婦女太多了，甚至握有政治上的最高領導地位。假如說還有不幸的話，恐怕就是自己不努力或者是本身的心理不健康吧？齊克果說得好：「何其不幸而身為一個女人呀！身為一個女人，所不幸的是，根本不瞭解女人也是個人。」她們沒有勇氣面對自己，面對自身的問題，一切又從何解決呢？實在是一種最流行的心病症狀。

人類學專家蒙特喬最近在維珍尼亞聯邦大學演說認為：「男人是兩性中的弱者，女子爭取與男子平等，無異是自降身價。」他又說：「惟有弱者才會向人誇耀自己是強者，男人就是這樣做。」這是一項別開生面的辯證論法，不一定對，但頗有趣，讓我們也平心靜氣地檢討一番吧。

己立立人，己達達人，無論男女，一切都得依靠自己，生存本身就是一項最艱苦的奮鬥，誰也幫忙不了。又何必利用那些激進而帶有破壞性的極權行動呢？到頭來還不是苦了自己？美國的婦女運動已走入極端，幸而我國所受的影響尚少，實在也需要另闢蹊徑啊！況且歷史已經從母系社會及父系社會過度到兩性平等的中心地位來了，需要相互合作，努力共赴，明天的世界仍將是美麗而充滿希望的，不是嗎？